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堯峰文鈔卷十七至十九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徐鋐

堯峯文鈔卷十七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七

湘鄉知縣汪君墓誌銘

君與予同出新安越國公華之裔又與予同年進士順治十五年冬予待罪户曹而君亦來謁選吏部數相過從甚樂也是時予僦居正陽門東所居後有小閣俛魚藻池而面郊壇閣外灌木幽深水皃沙雁游泳上下為

都人士游觀之所君暇即登予閣裵回眺望把酒賦詩以為常其明年君得湘鄉令湘鄉涉江踰湖去京師數千里予祖君於郊臨别無惆悵繾綣之色所以然者蓋以

天子方褒寵循吏多不次之擢予同年諸兄弟涖郡縣者遠或及朞近或不過三四月而得入為京朝官者比比矣如君之才行是宜在侍從清要之列予以為非久則必復入入則必復相見於此故不以此别為重且難

也而孰知其遽歿也哉君之歿也以丁母夫人憂哭之至毀因請急奔喪以歸而上官固留君候代代者不即至君毀益甚遂不起其距謁選時僅二歲其距予祖君之日僅四十餘旬耳豈不尤可痛哉君性簡易無町畦與人言吶吶不出口而及其為吏則又以廉能仁恕為上官所重湘鄉罹兵亂里井蕭然君一切與之休息嘗語人曰刑者所以警衆非用以騁吾虐也有訟於庭者立諭遣之會

國家有事雲南而湘鄉當用兵孔道所需役夫船馬無
算君慨然曰征徭彙集民不死兵而死役矣因奏記上
官請免船解且請復故時廢站民困始蘇武岡邵陽大
旱饑民散走至君縣或虞其生變也議逐之君不可為
設策予之食葢賴而活者數千家其以吏治稱者如此
惜乎中道以歿而不得竟其所設施也豈非其命也哉
君諱觀字顒若舉順治乙未進士享年五十有三曾祖
某祖某父太學生某其自新安遷宣城者十四世祖宋

中散大夫慥也娶某氏男女各一人男名紹洪初君與弟燦發若同舉鄉試君既歿發若以其柩歸將卜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某里某原而因試事至京師乞予銘其兄之壙予不得辭君有弟三人發若其叔也今更名如龍亦以文學有名於時銘曰

魯公之後其氏汪自唐而宋世斯昌子孫緜聯散四方於今纓帶遥相望惟君才行宗之良有施未究滋可傷我欲吁天天茫茫兹邱之穴魄所藏賦命雖短名則長

昭信校尉芬德撥什庫王君墓誌銘

君諱仕字某正紅旗下人世家遼東

國家陞盛京就設遼陽縣君蓋其縣人也先世用軍功得官祖蘭前明時中屯衛指揮使父有才以謹飭聞於鄉君長身頳面望之甚偉而為人恂恂退讓有父風少以烏珍超哈事

太宗

太宗方用師中國大凌河之役君力戰知名自是數出

入行陣備著勞勤
世祖即位為芬德撥什庫尋授六品頂帶陪昭信校尉
尋又加二級順治十三年從征福建敗走鄭成功師還
病卒杭州歸喪於京師春秋四十有六安人陸氏子三
魁三畏予與君初不相知聞葢得之其從子刑部筆帖
式三省者如此十八年三月將葬君京城東北宛平縣
界中於是君之從父昆弟仲舉等介三省來請曰吾弟
雖以武力自奮然能勤勞於國孝友於家仁且讓於鄉

里雖全遼之人號為讀書知道理者亦皆推巽吾弟自以為不及也今不幸中道以死茍非句一言以寵之於幽則是舉等没吾弟之實而無以昭示其子孫也予方辭謝三省又言曰吾王氏之役於

本朝者三世矣自天命天聰以來

國家佐命偉人下及鞍馬騎射高上勇力之士林立麻列然得如吾從父之材幹者固僅僅也惜省於是時尚幼不能周知其始末所得於遼之父老與吾伯仲昆弟

者特其略耳至於摧鋒陷堅禽生馘級之數則兵部尚
有檔子可考也然亦什不存二三矣嗟乎吾從父之歿
訖今不過五年其上距
太宗皇帝之世亦不及二十年然省之所習傳止於如
此使更歷數十年則世愈遠而事愈微省恐其有時泯
滅而絕無一存也豈不可痛哉幸而辱為之辭不獨以
耀於子孫亦庶幾傳之永久也已予嘉其言之質而悲
也遂為銘銘曰

東海之瀕有龍出水羣攀其鱗雲翔飈舉君也烈烈提戈策勲馳驅王事歿而有聞不佚前光以貽後昆於何徵之視此銘文

葛府君墓誌銘

崑山葛生悌明將合葬其父母於常熟虞山之西原來謁予而請曰灝中不幸甫四歳而吾妣與吾府君相繼即世至於今三十載府君之嘉言懿行其不獲記憶審

矣幸而入則侍吾祖父母之側出則奉教於從祖祖父世父及吾父之執葢無不敘説府君軼事以督率灝中也祖父母之稱府君曰善事我從祖祖父世父之稱之曰少而克勤於學執友則皆曰其與人交也耿介而不諧於俗端方而不受憐於人者也徵諸家庭質諸鄉黨灝中以為信故敢乞銘予語之曰四民之窮無告者誠未有甚於孤子也人孰無父人孰無母而顧幼無以為依長無以為養家貧則力不能自存及其饒益也又將

有外侮内難乘隙交訌之虞焉而三尺之童或不被魚肉者少矣君子已孤不更名冠衣不純采必終其身非獨以志不忘也夫亦自傷其艱難勞瘁而有大不得已者於此也予之孤與吾子同言之而且刺心蹙額矣其忍為吾子銘其先君乎悌明復請曰灝中事先生久敢卒以是累先生予乃曰昔孔子疑其父墓處殯其母五父之衢郰人曼父之母誨以父墓然後知之今吾子於先君之軼事也徵諸家庭而信質諸鄉黨而又信其勝

於曼父之母也不既多乎夫顯幽闡微亦後死者之責

也予不可以固辭遂叙而銘之君諱雲葩字方千崑山

縣學生卒於某年月日年二十有六娶戴氏先君一年

卒曽祖某贈某官祖某萬歴某年進士仕至某某官父某

某官子男一人灝中也國子監生考授州同知娶陸氏

孫女三人銘曰

太常名卿澤流孫子文學蔚蔚而不永世卜彼高敞虞

山之趾欝乎佳哉墨食在此越惟後人克承遺祉既剢

乃亨行復爾始

張府君墓誌銘

府君之葬也其孤排纉事畧踵門請文為銘追惟予自童子時數從先仲父知縣公獲見府君府君豊上削下頎然長身間與仲父及予同里繆子長先生為文會其文最雅麗秀拔予昆弟在家塾中輒傳相謄寫以熟逮入

本朝繆先生先舉進士最後予亦舉進士為郎官於

朝先仲父亦得浙東一縣以去而府君獨棄諸生服杜門不出以教督諸子為事葢府君有令子曰遇恩每以諸生試有司必與同邑諸名士互占甲乙嘗詮次墨卷所謂介石堂選者徧走四方殘膏剩馥沾漑後進藉是取科第者甚衆而遇恩屢見屏於省試府君恒為之歎息及遇恩之子如錦高第始得大亢其宗而府君則捐館舍已十餘年矣康熙二十八年某月日葬於吳縣十九都長山鄉之先塋予少習府君而遇恩之室則又予

中表女弟也故遂採掇事畧中語序而銘之府君諱明勲字元卿晚自號介菴張氏之先當孫吳有國時與朱顧陸竝為吳中著姓後徙長洲之陽城村者不知其何别也繼又徙居郡城以封徵仕郎諱某者為曽祖忠義衛經歷諱某者為祖縣諸生諱某者府君之父也府君少而孤露能自奮於學以致成立出應童子試受知學使者偕其同産弟明烈後先居諸生中俱善屬文聲譽籍籍稱二難所結納悉勝流名宿凡八試於鄉不録中

閒一為本房首薦又以忤主考意報罷府君私自詫曰命也非戰之罪久而循例貢入南太學兩司成有識府君氏名者勞之曰吾子猶蹭蹬未遇耶於是國將亡而府君亦不復措意舉子業矣為人有至性以不及侍養為憾每值諱辰設享所居之東堂指示子姓曰此爾祖屬纊處也爾曹其識之毋忘言未竟必潸然淚下世父饒於產而無子鞠明烈為子及世父殁人或謂府君乃大宗也質諸令甲吾子宜為後府君正色曰有治命在

且親昆弟相距幾何而敢爭哉居平事世父如父事庶母如母視諸從子悉如已子而與明烈友愛無間性素耿介晚節尤硜硜自愛故人有顯者歸里来謁府君拒不與相見招飲亦不赴有司聞其文行延致鄉飲又卻之由是為鄉黨所推重而府君訖不以此矜於衆也既謝諸生掃除一室度書數千卷坐卧其中日夜手鈔口誦雖盛寒暑不輟屢遘外侮家産漸以中落猶夷然不屑也間為古文詞喜學唐宋諸大家或遇風日晴美華

月朗媚輒拈小詩一二首葢府君才甚高學甚博非僅用舉子業擅名者顧雅不欲以詩文自命也既成則削其槀今惟存介菴日纂若干卷藏於家春秋六十有九卒於康熙某年月日配吳孺人婦德甚具治家儉勤中度拊媵妾臧獲皆有恩意自少知書暇則閲通鑑綱目繕録古文小品誦之以為常春秋四十有六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已前葬矣至是以府君合焉子男二人長即遇恩次次墀皆太學生女五人適廩貢生黄日華吳江

學生吳森顗府學生顧揚鉞及范君瓚吳詔孫男五人
太學生如鏡縣學生如錫康熙某科進士如錦府學生
如鈺幼如鉽孫女五人適太學生王元震鄭誼縣學生
顧三曾許時對一未行曾孫男一人女三人銘曰
張故巨族世有哲人或隱或仕爰逮府君以學名家以
善立身善積於身詒慶文孫庶承
天寵用大里門
貤恩所加賁及幽魂其形雖亡不亡者存如欲徵之眡

此銘文

朱翁墓誌銘

翁諱某字慎闇别自號潤寀系出徽之望族曾祖存中始遷吴江祖行父文彬復徙著府城翁其季子也先世率居市闤間潛德弗耀至翁昆弟始延名師勸諸子於學而其子姓遂有掇取科第仕宦於朝者吴中朱氏至是始益大為人倜儻不羣敦尚氣義雖自少棄去舉子業而喜觀諸史與人論古今成敗得失大畧若繩引珠

貫娓娓不怠家庭雍穆闔門數百指翁養老字幼指撝使令上下皆訢訢如也性好施予自三族以訖交舊若鄰里若委巷老弱傭丐諸婚嫁饑寒與夫疾病死喪悉惟翁是歸翁赴人之急不以在亡為解亦不以遠邇戚疏為厚薄於是吳中人爭頌說之素信釋老氏之學晚節築室鄧尉山麓蕭然孑居惟與方外士相游遨以繕性參學為務家政悉付諸子不問病將革始就醫入城有問疾者即荅曰吾目中無翳吾胸中無礙來處來去

處去而已識者知翁葢有得云平居尤有至性母夫人
常患末疾輒中夜焚香露禱願以身代無已遂刲股肉
治糜以進母疾良愈翁不以其故語人久而稍有知者
或質諸翁翁蹙然曰此不得已耳豈吾本心欲為是乎
由是衆益歎息以為難予嘗論之昔唐史言陳藏器注
本草謂人肉治羸疾民間遂刲股肉以療父母韓退之
作鄠人對罪其毀傷肢體為不孝之甚予竊疑不然夫
人子之事親猶人臣之事君也人臣當國家危急之時

雖肝腦塗地亦所不惜是以殺身成仁君子許之忠孝一也使刲股而非孝則比干之剖心屈原之沈淵顏魯公張睢陽之身殉國難皆可謂之非忠乎賈生曰借父耰鉏有德色母取箕帚有誶語葢自周末以來先王之教不作彛倫道衰父子之間如秦人視越人者多矣顧退之復作此對以佐之宜乎孝友之不少概見也予故特書翁𤻲母一事以風末俗至其他造梁甃衢賑荒已責俗流所稱善事者率不及書以其事不勝書且在翁

為細行故也壽五十有八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元配陳氏繼室以黄氏二男子曰霖曰霞皆太學生霞出繼伯父後三女子適太學生邵言璋諸生裴起潛幼許李鈞俱黄出孫男二人女三人其孤卜於某年月日葬翁吳縣西南珍珠隝之原先事來乞銘銘曰

歲在屠維日躔星紀爰諏良辰幽宮是啟維是幽宮鄧尉之陽梅華馥郁宰木鬱蒼翁安體魄越千萬祀摛詞著之不磨可俟

敕封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劉太翁墓誌銘

太翁姓劉氏士壯名也稱公字也石菴其別號也先世豢龍氏之裔徙著寳應自宋南渡後始也縣學生諱承宗者考也廪例太學生諱延祚者王考也縣學生諱本者大王考也儒學訓導翁所候選者也徵仕郎翰林院庶吉士以子貴所貤封者也壽六十有一前明崇禎改元四月三日今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廿有三日翁生卒之年月若日也太孺人喬氏其室也曰國翼曰壬戌科

進士由庶吉士累官刑科掌印給事中國瓛曰丁夘科鄉進士國宸曰諸生國藻為世父後者翁之三男子也曰諸生張麗徽張易抒喬崇醇者翁之三女子之夫也翁自幼穎敏閱書一過即成誦嘗治春秋研深索隱所撰録盈尺同學者莫能與抗雖老師宿儒亦皆驚歎以為國器也在諸生中數十年文詞典麗學術醇深議論典博鋭欲以功名自奮輒為學使者所知拔置高等然訖困於塲屋晚而以歲貢應補師儒之官非其志也雅

負至性室無一金之儲而奉養母夫人備極豐腆有三兄一弟俱早世仲兄之子亦如之於是廣陵大水邑中士庶瀕於饑寒俱不能自存而翁顧獨力送往事居支撐門戶撫育孤嫠絶未嘗告倦也為人恬靜寡欲凡榮名寵利世所羣趨爭騖者悉無求其間尤喜周人之急嘗捐高燥地一區為義冢又嘗慮鄰田乏水為廢腴產濬渠以利之畧無纖毫顧惜故闔郡滋呼翁長者也晚既受貤封之

命然平居不衣章服不乘軒不張葢老屋數椽衣敝飯
麤如故閭娙步馮一童子出游初不以貴人自命邑中
不相識者亦不知其為貴人也為人謙謹樂易見傔從
衣好衣者怒曰汝衣若此勢且忤我宗黨鄰里必累老
夫詰門謝過矣急命褫之亦不譴責也最後叔子舉於
鄉賀者填里閭翁獨瞿然曰吾寒門得此過望非力為
善事將何以堪爾曹其勉之翁之家訓類如此故給事
君號名諫官自叔子以下亦蔚有聲譽推為邑中巨室

衆皆曰此太翁種德績學之報也先是邑中有御史喬先生聖任素稱東林巨儒擅知人之鑒方為愛女擇對翁尚童丱喬先生見而異之許適以女翁之考遜謝謂吾窶人兒不敢與女公子為偶喬先生不之聽所許即太孺人是也久而翁坎坷不偶先生又慨然語其子侍讀公曰劉氏名長者累世矣穉公且好學能文顧終不得一第諸昆季又不禄困極而亨將在其子吾欲以女孫許國瓛為重姻故給事君復娶於喬不數年而喬先

生言果驗當翁晚節給事君既大亢其宗子姓滿前又率斌斌文雅謹守翁家法劉氏之興信乎其未艾也二十八年春翁葬有日矣給事君郵所撰事畧介其外舅侍讀君以書請銘予聞之曰先人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今校給事君所撰類皆質而不誣可謂善稱太翁之美者也乃作銘曰

維夘金刀盛於豐沛其别綿延爰及千祀翁之鼻祖南徙射陵奕世載德猶不能興翁也繼之文行尤偉儒素

之稱溢於井里食報其子顯名

王廷

天子汝嘉教子有成乃下

綸音賜之章服翁受是賜老益自勗生榮歿哀餘慶繩

繩爾熾爾昌後人其承之

堯峯文鈔卷十七

堯峯文鈔卷十八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八

誥封陳母張淑人墓誌銘

康熙十七年冬翰林院掌院學士子端陳先生將奔其母張淑人之喪所司以聞

天子為之惻然

詔遣學士屯泰公喇沙里公勞問先生於喪次

賜以乳茶挏酒四甖且宣

上諭曰爾廷敬宜勿過哀以致滅性恩意有加焉已而

復命

上又問先生動止容色如何兩學士具以對嗚呼休哉

此皆

君臣相與之異數考諸故事惟滿洲重臣始得之先生

漢人也其官又甫及三品顧獨蒙眷注優渥如此

本朝三十餘年未嘗有也於是先生擗踊號呼幾絕者

數矣及奉
上諭然後哭有常節積五六日然後能蒲伏踵宫傅大學士髙陽公之門乞銘淑人隧道之碑公既許諾顧又屬琬誌其壙琬按張氏世居澤州之沁水淑人則故陜西商雒道左參政諱之屏之孫咸縣知縣諱洪翼之女歸澤州陳氏則故贈儒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加贈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諱經濟之婦今封通議大夫詹事府詹事兼侍讀學士昌期之配也

與詹事公相莊者四十餘年而歿凡積三封而始錫令稱則皆用學士先生貴故也淑人自少聰頴為翁媪所鍾愛威縣公嘗曰若男也我張氏其可復興乎教以四子及通鑑列女傳諸書無不成誦且能知其解妣王孺人又善理家其訓率淑人者尺寸具有程度淑人亦善承翁媪意由是張氏諸宗黨無不賢淑人者以女公子之貴來歸詹事公絶無纎介驕逸態一切烹飪縫紉諸瑣細必躬親之姑范太安人老而喜潔清非淑人饋食

則不甘性端靜笑語率不苟稍暇即出書於匱莊諷若經生然素不信鬼神祈禱之事尼師巫姥尤距弗與往來待内外大小疏近悉以禮其於庶出子愛之均一雖家人初不覺其異母也先是順治初姜瓖以大同叛澤州為賊所據賊素聞詹事公名數遣人誘致公公數裂其書幣以惡言復之最後嬰賊怒趨衆圍公於所居之中道莊堡公率堡中人力禦之是時淑人甫娩女即自奮曰此非吾安寢時遂起具糗糧治酒炙佐詹事公拊

循堡中人人皆感激無異志一堡得賴以完淑人與有力焉由是陳氏諸宗黨又無不賢淑人者淑人享年五十有九以某年月日卒於家以某年月日卜葬於中道莊東山之原子男八淑人出者六廷敬順治戊戌進士累任翰林院掌院學士兼禮部侍郎充經筵日講官起居注教習庶吉士廷繼恩拔貢生候補國子監官出繼叔父後廷藎州學生早夭廷愫例監生候選州同知廷扆歲貢生太原府府學訓導廷統歲貢

生候選知縣廷弼例監生廷翰州學生廷敬廷藎廷愫廷統廷弼廷翰皆淑人出也女子子五淑人出者四適諸生盧啓茂例監生候選州同知秦光先例監生王仁堂候選州同知張中驥例監生楊健其適秦氏王氏張氏楊氏者亦皆淑人出也孫男女七曾孫男一當學士先生之幼也凡四子書悉淑人口授以熟及就外傅日晡自塾中歸淑人必篝燈督課之與塾師不少異學士既登侍從以儒學文章在

天子左右然淑人歲時必寓手書其訓戒尤嚴於詹事
公
天子罷先生日久每稱先生厚重沈默可屬大事方有
意向用而惜其以喪去位咨嗟太息者移日用是勞問
不置先生述以告琬曰廷敬兢兢守官幸而得荷
上異恩微吾母教不及此言竟因拊胃而慟葢淑人讀
書曉大義其賢比於古之列女故其教子之效卓然可
見而庶幾耀於無窮琬老矣無能為役然竊惟少為諸

生嘗受知於提學御史道莊公公即學士先生世父也
繼又從先生游有年其能悉淑人事行者宜莫琬若故
遂忘其不敏靦顔執筆以誌淑人且謹列
上諭於前俾先生稍紓其哀以無忘
天子休命而大慰淑人於地下倘亦淑人之志也夫乃
作銘曰
采蘩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和鳲鳩之仁風詩所美萃
於淑人淑人如何以古律身豈惟律身曰忠與義用相

夫君亦勗其子為國良臣乃熾乃昌乃裕後昆幽堂有石是刻銘文久而益章洵不可泯

敕封徐母劉孺人墓誌銘

孺人貴陽劉氏族大而代有顯人為前明威州知州諱琯之女年十七歸於徐為四川右參議諱卿伯之婦廣西左參政寧菴先生諱必遠之配享年七十有一距先生歿踰四年矣又五年祔葬先生之兆是歲實康熙二十五年某月日也子男四人長維江寧學生夭次時成

例監生次時盛來安學生次時敏孫男女若干人於是時成以琬故寧菴先生門下士也且嘗銘先生墓石故復屬予銘孺人其言曰成等微孺人之教蔑由成立以至今日也先是伯兄既夭或諷孺人為擇嗣計孺人駭曰縱我不宜子側室有子亦何異汝乃遽為是言耶時參政府君方挈孺人赴補翰林檢討孺人遂取側室兩人以行未幾而孺人生成繼又兩庶母相次生盛及敏然後孺人滋喜拊之均一雖家人見之不知其異母也

敏弟甫晬而生母遽亡孺人移置卧榻旁省視周至飽饑寒暖惟恐少不得所居嘗誡成兄弟曰若祖若父以清白相詒若曹當謹守先訓讀書礪行庶幾慰若父地下且免貽我憂至於彌留遺命諄屬者復如之以是成兄弟自少訖長濟濟相友愛雖不敏不獲立取青紫以示光寵幸而門庭肅清無子弟之過者唯孺人之教是賴吾子可無一詞以章之乎琬曰唯唯成則又曰孺人之來歸也大王母任太君與王父參議公王母楊太君

俱在堂無恙孺人早晚進旨甘候燥濕小有疾則扶掖
卧起手治湯液無不曲當兩太君意者兩太君皆曰新
婦善奉我其事王父亦然晚節嘗語成等曰兩太君遇
我厚至今諸婦逮事兩太君者惟我一人在耳言之輒
與淚俱吾外祖父母歸黔中罹於兵燹舉家殲焉孺人
每歲時追念未嘗不嗚咽涕零也其孝謹葢如此御家
整而能容遇媵有過必加掩覆或終歲不用笞責家
人子女孩稚者往往牽衣繞膝視孺人如母孺人亦數

出餅餌棗㮚飼之終日不厭性喜施予内外以緩急告者恒斥簪珥以相賙恤其慈惠又如此素無鉛華甘脆之好衣不兼綵食不重味尤勤於女工垂老矣猶親自補綴以率諸婦妾事佛氏甚篤晨香夕燈不廢寒暑凡茹蔬三十餘年其儉且勤又如此子其并為我述之以闡諸幽琬又曰唯唯嗚呼世之為女子者雖有幽閒專靜婉嫕之操然而步履不下堂梱言笑不出門屏非若賢士大夫有勲名事蹟暴見於天下後世可以大書特

書者也乃若孺人行事以視二南所載葛覃小星采蘩
采蘋諸咏曾不少愧柰何使無聞焉且徐自參議公以
來種德藝善積之家而施之國者已載世矣孺人顧又
以賢行繼之而食報猶未竟然則子孫千億爾熾爾昌
徐氏之餘慶益未有艾也是宜銘銘曰
家門之榮章服之華賢哉孺人莫之矜夸有儀有則儼
然儒家令妻壽母既淑且嘉往從夫子永栖山阿宜爾
子姓秉笏垂緺越千百年澤厚流遐刻銘於石以詔無

涯

誥封薛母王宜人墓誌銘

宜人諱寧字子安姓王氏其家世故孟縣著姓為前明處士諱某之女年十五歸於薛為皇朝故資政大夫禮部左侍郎弘文院學士諱某之冢婦今大理寺右寺副名某字大武之妻大武嘗官户部郎中故宜人得賜今封最後從大武宦京師遇疾而殁享年五十有四

康熙十八年某月日也大武既遣其喪還請予言曰將葬願有銘予惟與大武偕舉進士稱同年者凡二十有六年中間偕授户曹稱同寮者三年雖出處睽合匪一而垂老復得過從於此予交游漸以衰落惟大武遇之如昔於相知為深銘宜人者當莫宜予遂序而歸之按大武撰狀其述宜人平素大約謂勤儉以佽其夫孝謹以奉其尊章觴豆腆潔以供其夫之賔客歲時問饋不絕以睦其娣姒與薛之諸姑姊妹逮大武伯仲析箸宜

人則指所遺翕園一區曰此園不足灌所乎吾翁無他厚産舍此非吾需也大武述之夫亦詳且具矣雖然是猶未足槩宜人也方大武自曹郎入為吏科給事中賀者填閭宜人不色喜及其被詿左遷即大武亦不免骫骳不自聊之意而宜人顧獨安焉語大武曰歸耳諫職誠不易稱君今而後釋重荷矣大武性微卞急又落落負才氣不肯逆自摧折以合時俗宜人憂其如此必隨事慰勉之且乘間數出苦語以相鐫戒訖晚歲不廢大

武聞宜人言亦未嘗不心屈也故其狀中具述宜人事行既訖則又檃括於篇末曰宜人於某名曰伉儷而實有朋友之益焉然則宜人洵賢矣哉今夫女子之賢者考之於經不過率其烹飪澣漱紡績補綴之恒以義豐家以禮正内而已至於安窮而任達善世而諧衆在吾黨猶或難之豈閨房婉娩者之及知哉觀宜人所以勸勉大武者則宜人之賢又加於詩若禮之所謂賢也生子男子三長宏聲次同聲皆縣學生次振聲子女子一

壻諸生禹卜年孫男女五卜地在縣之某鄉某原其葬以某年月日銘曰

君子友之家人宜之宗親姻黨罔不儀之爕爕者翜翜者輴達於幽宮宜人之棲其藏萬年不陊不夸欲知宜人眎此銘詩

李母常孺人墓誌

李母常孺人故巡撫河南右副都御史諱某之女來適李氏實內閣中書舍人諱某之婦諸生諱某之室而順

治戊戌科進士前推官念慈之母也孺人殁踰五十有
三年太公始殁是時孺人已前葬矣又踰七年念慈將
啟孺人壙與太公合命琬誌太公墓琬文既成不及詳
孺人事行念慈又以為請悉如所以請太公文者而其
詞加悲念慈曰吾母與吾父生同歳其月日稍先於吾
父享年僅十有九其殁也念慈纔生相去旬有四日耳
痛哉吾母以念慈之故免身得疾而遂致此也吾父傷
念慈不及見吾母賜以所遺手澤二俾藏篋衍中其一

為裦定小冊子若干葉其一為嬰兒禩一襲小冊率吾母侍外王母疾時所録其間記症候之進退藥物之加減無不悉具字畫端楷清勁得曹娥碑筆意兒禩則鍼線整密襘領熨貼以重華緞為之色正紅吾父指謂念慈此冊故汝母手筆又手自裦定者也此禩亦汝母縫紉豫為免身備者也汝見之如見汝母之音容笑語及其為人之孝謹儉勤也念慈既泣受命不敢不視又不忍細視也至今歲時享祀即出而陳之每一展輒哀號

幾絕痛哉自王公貴卿下至行路販負之人莫不有母生事死哀莫不可以自盡獨念慈幼不得識母顔長不得奉母養天乎天乎念慈何辜何罹荼毒若此極也吾子不為之文何以稍慰念慈乎遂再拜且曰念慈嘗聞諸先王母矣王母謂念慈汝母性聰慧知讀書作字尤善女紅以女公子來我家初未嘗有驕惰色凡吾飲食衣袵匊及爨濯之事必躬執之不以委婢媪也吾有所欲以屬汝母未嘗不愜吾意其來我家也最晚汝伯母

輩皆年長矣汝毋不以貴介失長幼禮故先後中悉和順相欽愛御臧獲寛嚴有法由是内外絶無間言王母每言之必愀然移時念慈亦淚涔涔覆面葢外王母亦嘗云爾此吾母事行之槩也其他則外王母與王母不及言吾父亦不言念慈俱不能知也按孺人卒於崇禎某年月日葬於某年月日又以某年月日合太公柩而祔焉琬竊感念慈悲母之詞距母殁殆六十年矣顧愈久而愈不衰故復誌之使刻寘壙中其繼庖孺人亦賢

念慈幼時賴其拊育訓誨甚至并附誌於後云

顧母何孺人墓誌銘

吾邑顧公君升之改葬也其長君開林既乞涇陽顧先生為之誌若銘及祔其母何孺人則又介吾友盧子定三命予誌而銘之予惟涇陽先生在前明素有譽望家居則以文章為耆宿官中朝則以氣節為黨魁凡所撰述皆名當時而垂後世故能為顧公重若予則淺學鄙儒自分見棄於鄉曲有日矣顧欲使操筆附涇陽之後

得毋靦然汗顔也與而定三猶督之不已於是手開林所作行畧讀而太息曰予何能為孺人重若孺人之行則足以重予文矣當孺人之歸公公病疫將革羣醫投藥不效孺人晝夜涕泣為焚香籲天願以身代疾遂有瘳孺人亦無恙中外知者悉傳述以為異其後復與公相莊者逾二十年然則孺人之迫而籲籲而應也其偶然乎抑其誠足以動天而夙昔之孝敬果足以格幽冥耶吾舉不能知也然嘗考之於詩矣彼葛覃之躬節儉

螽斯之宜男子采蘩之共祭祀樛木小星之不妬忌降而訖於草蟲野有死麕之守禮自將類不出閨房女德之常非有奇節高義震駭時俗孔子猶録其章句以首十五國風而為舉世勸况乎孺人之行卓卓可道如此豈非聖人之所深嘉而極予者耶惜乎當世既無孔子吳中士大夫亦未有表暴其事以見諸詩歌者而賢如孺人則又不可以無傳也故詳述之以塞開林之請庶幾予之文其得藉孺人以重與行畧又稱孺人善持門

户米鹽纎碎具有程法歲時周恤其嫠妹至老無怠也此葢他女子所難而在孺人則皆細行可畧也顧公諱世竣君升其字長洲歲貢生世系詳涇陽所作誌中孺人祖一貫吴縣學生世世所稱仁孝王少湖先生高弟也考思佐妣楊氏子男二人長韡即開林長洲學生次芳菁康熈丙午科舉人女五人壻某某孫男十一人孫女八人曽孫男女三十人享年七十有五墓在陸墓之寥字圩銘曰

金縢之册周書是載維臣於君為壇請代亦越女師以事所天其誠感神與之偕全餘慶綿綿詒爾孫子濡染詩書蟬聯奮起佳哉寢邱有柏有檟有楸有松同穴於斯如金石之固以不騫崩

敕贈喬母潘孺人墓誌銘

予往以薦舉抵京師嘗介家舟次與寶應喬子石林定交舟次落筆妙天下於人少所許可顧獨推服石林才學不去口且謂石林之成名也實其母先孺人教之於

是石林亦介舟次屬予銘其母墓葢距孺人之歿二十餘年矣石林之言曰吾母姓潘氏先世有諱塤者以都御史廵撫河南平青羊山賊有功載在前史其髙祖也吾外祖父諱叔暘雲南馬龍州知州母仲孺人吾母生而頴異為父母所鍾愛外祖母雅好讀書故吾母亦好書外祖母雅工五七字詩故吾母亦善詩先府君喪吾前妣王孺人吾母年十九來歸即操家政既而府君以御史官京師吾母方家居有同官來廵鹽者知府君之

不受賂遺也乃私餽白金二百兩於家吾母固辭曰金至二百非交際恒禮也卒拒不受府君廵按浙江副都御史陳乾陽以書屬薦貪吏府君不聽而遽劾之用是觸乾陽怒及回道誣奏府君所薦非是得旨鐫職府君索乾陽書將上諸朝吾母執不與報曰發人私書昔賢所恥荼香酒熟待君偕隱久矣府君始大悅服明之亡也吾母流涕累日作絶命詩四章置衣帶間闔户自縊為家人所覺故得免最後萊補諸生吾母忽忽不樂復

作詩一章畧叙其所以教萊者以深有負於前四詩爲愧其通曉大節多類此吾母既好書遂能博知經史府君晚隱柘溪之上杜門謝客坐卧一小樓吾母數舉古人出處成敗以相質且以慰安府君府君喜曰汝真吾益友此吾母之爲婦道者然也前妣王孺人生吾兩兄曰邁曰英又生吴氏長姊至吾母歸時兄姊皆長矣吾母婚男嫁女晝夜拮据鮮違禮者尤篤愛兩兄然待之嚴甚兄嘗游飲至中夜吾母燒燭端坐讀書於堂中必

俟其歸然後寢既而兩兄寤訖不敢夜飲其督責萊益嚴萊出或侵夜始還吾母怒必令長跪達旦葢府君生萊也晚故稍示寛假而吾母以為不當驕而縱之輒賦戒子詩示意焉自是萊嚴吾母過於府君又視庶母所生兩幼弟不異已出疾方革猶諄諄以屬萊與兩兄也此吾母之為母道者然也予因以其言質諸舟次舟次為石林同郡又嘗同硯席又有婚姻之好其稱述孺人與石林言悉合則孺人之賢信矣府君諱可聘天啟二

年進士累官河南道監察御史孺人封安人以子貴復
贈令稱卒於順治十有四年享年四十有九生子女各
一子即萊也字石林康熙六年進士今官翰林院編修
方為
天子所知駸駸貴顯未已女嫁劉士壯孫男三崇烈太
學生崇讓歲貢生崇修女六長適進士劉國黻次適歲
貢生邱璋次許舟次子宸褒次許太學生朱經次許黃
之鈞次幼其王孺人及側出子女俱詳御史府君誌中

府君葬柘谿而孺人之墓在鄭府莊距柘谿凡二里銘曰

詩三百篇孔子所采女子諸詩葢莫善於衛之二姜顧予猶喟其貞而入於變哀而近於傷也孰如孺人彤管有煒賢婦賢母踰古列女厥封若堂棲魄於此敢作銘詩永告來裔

李母顧孺人墓誌銘

李氏世居嘉興長水之上當勝國末有李曉令先生諱

應者以文章氣節著聞東南晚歲鬱鬱失意客死粵中

其配顧孺人躬拊諸子督以讀書修行晨夕不怠嘗述

先生語曰窮達命也但俾吾有子為通儒為善人足矣

否則雖錢萬緡爵三公非吾望也以故李氏諸子次第

嶷然成立伯曰繩遠字斯年仲曰良年字武曾叔曰符

字分虎率皆嶤識雄邁論議卓犖所學則迆演淹貫悉

達於用為詩賦古文高筆雅韻可歌可誦間出新拔句

輒絕去晚近窶陋畦徑同縣曹侍郎秋岳雅推轂後輩

極口首稱之浙東西呼為三李遠近交游知三李者未甞不歸重孺人之善教其婚姻宗黨知孺人者又未甞不推服三李之善承其母教也武曾北游京師舉朝士大夫熟習其氏名而予尤與之相得文譽籍籍在人耳目間最後應博學宏詞舉諸儒並集闕下是時武曾學益高聲價益大噪凡名卿巨公悉爭先延致求識武曾面私屈指揣摩以為必李生也當首是選者語聞諸儒則譁應曰然既而竟中忌者襆被出

國門矣衆遂搕擘攢頟代為武曽懊惜及武曽歸省孺人於家孺人安之再述先生前語從容曰古人有言吾期汝以志養非禄養也母子間怡然慰勞絶不以屈抑見於色辭嗟乎在孺人母子則得之矣如國家失才賢何如當路者以人事君之道何今遠距舉宏詞時且五六年矣武曽尚浮沈諸生中斯年分虎亦如之誰之不如而褐衣徒步相率旅食於四方也豈誠先生所云命耶孺人顧氏考廣東左布政使元鏡妣吳淑人性警敏

識大體以女公子爲翁姥所鍾愛遣嫁甚腆曉令先生
喜豪俠賓友襍沓造門供張贈遺費擿匳中物畧罄孺
人不少愠亦不少顧恤也事君姑沈及少姑張盡得其
懽自先生之歿家事遂落一手搘拄門户檢校米鹽屏
當裒槖用以迎婦送女辛勤者凡若干年昆弟奉布政
公遺指分與孺人田二頃他産稱是笑曰吾嫁時所齎
安在此亦命耳奈何復以吾故減昆弟産卒不受少習
孝經毛詩小戴禮列女傳及唐人詩集背誦無失忘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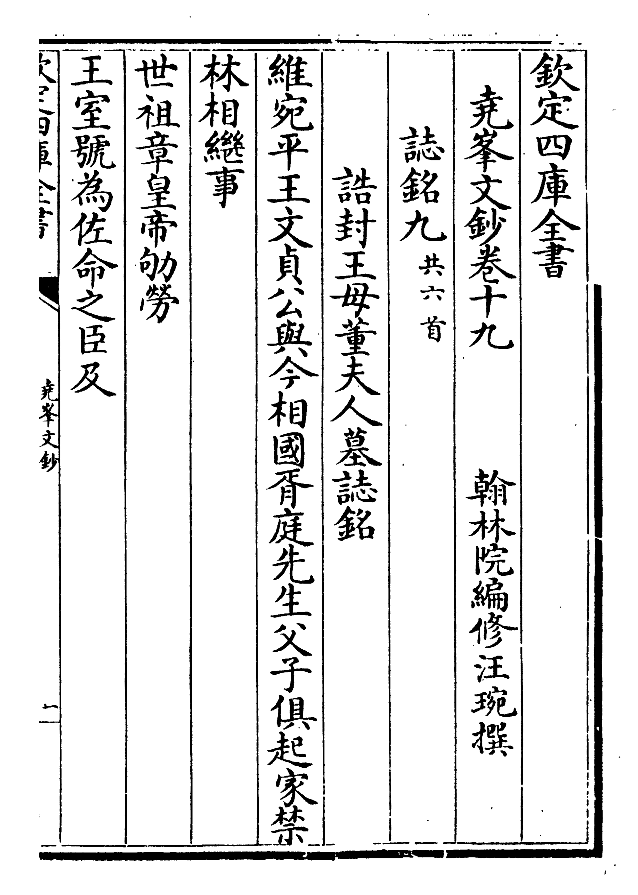
從布政公官署書牘旁午輒代削荅草以進尤工於詩與先生倡和甚夥既居先生喪悉取稾焚之曰吾不忍憶和詩時也遂一意歸命佛乘稍作偈頌道所得而已疾革不亂出簪珥衣襦徧給家人與訣曰吾期至矣康熙二十一年某月日也享年六十有九諸子卜以明年某月日合葬先生之墓子男五季曰震遠早夭又側出幼子曰嗣遠女三婿曰祝翼銓曰諸生徐章曰鄭魯孫男四女五曽孫男一同縣繆山人天士評孺人夫婦詩

曰先生遭喪亂其辭多憂憤感激而孺人每佐以達人語不入兒女曹纖豔氣習惜乎其稾既焚予不及見也

銘曰

内則邈矣世無女師有儀有德孺人之思手瘃足瘏以支坎坷孰慰其心有子克荷孺人在堂諸子羣趨教之誨之遺澤父書孺人在室子則出游秉是懿訓譽問乃適維天之報視爾所積積既厚矣報未十一嗟爾後人宜昌宜熾天乆斯定盍姑俟之

堯峯文鈔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堯峯文鈔卷十九　　翰林院編修汪琬撰

誌銘九　共六首

誥封王母董夫人墓誌銘

維宛平王文貞公與今相國胥庭先生父子俱起家禁林相繼事

世祖章皇帝劬勞

王室號為佐命之臣及

今上之二十有一年先生以尚書
召入内閣則文貞公已捐館舍服甫闋矣是時滇寇初
定先生左右
天子撫寧四方民恬俗嬉時和歳豐天下悉謳歌
聖德且稱道先生之勲不置而先生又有賢内助曰董
夫人夫人年十七來歸於王於是先生方為學士侍
章皇帝側出入扈從或旬月不得休沐而文貞公則以
尚書致政家居喜延見賓客相與賦詩飲酒無怠色先

生虞甘脆腼濡之不調也以誡夫人夫人敬諾曰妾在
君奚憂先生有庶弟妹數人其幼者甫在提抱中又虞
寒暑燥濕之不時也命夫人助諸庶母善視之且戒勿
令文貞公知夫人又敬諾曰妾在君奚憂既而先生微
伺夫人所為無不辦治者心竊滋喜而文貞公亦曰新
婦善事我諸庶姑又曰微夫人吾子女不得成立也自
是先生得一意
國事竟不復憂内顧矣一時卿大夫間稱有家法者必

推王氏為京師諸巨室冠而戚黨中知夫人者又推夫人之賢以為冠於王氏云享年五十有三卒於康熈某年月日卜葬京師之某鄉某原先生先期具所譔事狀與冢子僉事君俱以書來告且徵銘詞琬按狀夫人姓董氏父正義歷官廣東都司僉書母梁孺人先是先生凡再喪前夫人文貞公為先生擇對知董氏有賢女遂命聘焉既歸凡六遇

天子覃恩自先生為檢討則封孺人為侍讀學士加一

級則封淑人為掌院學士加禮部尚書則封夫人為左都御史加一級及為兵部尚書加一級與入内閣為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則又三封一品夫人有子男子五長克善官江西分廵道按察司僉事次克勤官廕生候選正六品京官夭次克昌户部陜西司員外郎加二級餘幼克昌則夫人出也子女子八長適廕生章維貞次許官生戴綖次許貢監生張光鳌兩女俱未嫁夭次適山東督糧道布政使司參議加三級胡介祉次許

孔傳鐸餘幼適章若胡若許及戴若張者皆夫人出也孫男三女四文貞公之薨也值夫人方免身公遺命勿令執喪夫人聞之蹶然興曰安有為新婦三十年而不視翁含斂者乎死生命耳侍者止之不得諸娣姒止之又不得伏地一慟幾絶是後饋奠皆如禮待諸媵妾悉有恩意拊庶子女尤如已出僉事君將之任江右諄諄謂曰清慎勤三字若習聞之尤宜益以謙厚勿墜家聲勿忘庭訓足矣病將革聞牖外幼子語聲亟呼乳媪曰

勿抱兒當風也葢天性孝且慈如此嗚呼夫人以嫕德馴行為淑婦為令妻為賢母者凡三十有八年寵錫㳺至子姓滿前可謂享有純嘏者矣顧獨能貴不驕富不溢始終畧如一日不惟古之列女所難雖士君子猶難之也以是先生之言曰吾前此兩更妻喪悼亡雖深未若今者悼夫人之深也夫豈過哉琬始釋褐即以通家子游文貞公之門受知於公又辱先生數過奬其文詞愧無以報今且衰病挍老山邨其荒棄筆墨久矣而先

生猶用故意屬之琬忝後輩既不敢固辭又懼其衰老不才無能為夫人役也會先生之弟知府君復自京口來督銘乃銘以詩曰

內則邈矣女德以微孰相夫子永彰令儀烈烈相公為今周召夫人寔賢亦克遠紹采蘩之敬葛覃之勤樛木之惠螽斯之仁風詩所歌爰萃於此富貴康寧未竟厥祉象服既華綸言既榮後紬女史盍采斯銘

孝貞女墓誌銘

宋子既庭與計子甫草皆以文行知名海内兩人交相重復交相好也甫草有子曰孺子準字念祖少而娟娟美秀數從甫草往來既庭之家既庭愛之許以其女配焉即孝貞女是也孺子年十五補吳江附學生高才好學聲譽方大起纔及期而殤於痘赴至女竊慟哭且自誓曰吾死生計氏婦也即日屛櫛沐布衣蔬食願以此終其身既庭竒女之志將以歸計氏而甫草慮其少也猶與未決久之有求婚於既庭者女微聞之遂不食數

日死甫草始大悔恨流涕太息曰此眞吾子婦也吾負若多矣引舟載其棺以歸某年月日與孺子合葬其鄉之原成女志也有難甫草者曰周禮禁遷葬嫁殤彼宋氏之女也胡為乎同穴於此子為甫草解之曰禮所禁者謂夫生而未聘與未許嫁者也今男氏已聘矣女氏又已諾矣何不可合之有難者曰女未廟見不祔於姑歸葬女氏之黨如之何其可合也予曰不然禮有常焉有變焉取女有吉日而壻死女斬衰以弔既葬除之者

常也守貞不字變也若既庭之女之為孺子也始則膏澤不御觴酒豆肉不嘗及其繼也絶粒捐軀而勿之恤變之變者也夫既儼然計氏之婦矣安得以未成婦之禮格之予又曰春秋書宋災宋伯姬卒左氏云女而不婦穀梁氏云伯姬之婦道盡矣二傳予奪相反先儒取穀梁而非左氏葢彝倫道息女德不貞有守死不回如伯姬者而又加貶焉何以示勸是故婦道即女道也既庭之女之死於不食也不可謂之非女道猶伯姬之死

於火也不可謂之非婦道也如疑其舍生傷勇則予請以伯姬之例例之予雖不敏其敢自外於先儒之說與女性仁孝幼受論語孝經俱曉大義蓋既庭詩禮之教著於家庭而遂被其女如此女死時年二十三諸宗黨閔之私謚孝貞云銘曰

昔贊典姐今述之子大書特書敢附野史其烈既均其氏復同矢志所天乃以身從身歿名存幽堂有刻用謦遺風閨房之則

王母徐夫人墓誌銘

惟太倉太原王氏為吾吴望族之冠自文肅公以名德秉政在明神宗朝調護兩宮保全諸諫臣號賢宰相編修公繼之雖位不大顯而材譽斐然著聞海内有子太常公耳目濡染克守家學以訓其子姓迄今由甲科登仕版者接踵起太常公治家尤整肅閨闈内外雍雍雅雅相勸以義相勗以孝謹文肅公父子之遺澤沿數十年賴以不墜則太常公側室徐夫人勷助之力多焉

夫人與太常公相次殁其子進士君揆等卜以其年月日祔葬夫人於太常公之新阡使來徵銘琬於進士君為同年生相從游者久其母弟仲君則又琬從妹壻也故雖老疾杜門不敢以文辭荒落為解按狀夫人姓徐氏父繼良世居青浦本儒家子棄而業賈以然諾慷慨稱母沈氏夫人年十六歸太常公是時太常公之母周太恭人尚無恙動止必據禮法子婦輩少當意者顧獨親夫人未嘗譴呵夫人居恒無媟語戲容侍太常公側

奉盥授帨惟謹至其他食飲瑣碎之務承命皆然閨門
數千指滋以夫人為賢為人有器識親故緩急來告者
必傾囊周之雖力有不及亦必為之咨嗟旁皇良久乃
止進士君與其冢子原礽後先高第内外悉賀夫人坦
然不加喜迨進士君絓誤被格不獲仕於
朝又皆讙譁稱屈而夫人亦怡然不形於色辭嘗口占
數百言命原礽繕録以戒諸子其畧曰比者歲荒賦急
家落親衰女曹日夜惟修身保家為念猶懼不支若或

喜怒失常或宴飲踰節招尤致疾將何以慰我老人乎又曰世情嶮巇取友實難貌交不如心交以酒食結人不如以道義結人皆格言也故進士君以下類能卓卓自立用學行知名東南而諸巨室子弟當喪亂後率緣交游匪類傾其家者相屬夫人言遂驗性勤儉妝澤不愛華侈一切女巫尼姥髾婦拒不使進室中條畫措置雖下至㩲棊盤匜之屬咸井井有方戚黨中微涉遨嬉及所營服玩過珍好者必揺手相戒勿使徐夫人知閒

有竊議夫人迂者夫人知而哂曰留我一人作女流樣子可矣於是聞且見者滋益以為賢或退而祝其婦若女庶幾異日師法徐夫人萬一也嗚呼自先王之教既衰内則廢缺凡為女子者耳不聞保姆之戒口不誦圖史之文加以臧獲婢媪搆煽其間鮮不浸染於驕怢恣睢相安成俗者也夫人顧獨不然是可以銘矣春秋六十有六生於明萬歷某年月日歿於康熙某年月日距夫人歿十有四年而太常公亦捐館舍所生丈夫子三

人揆順治乙未科進士抃擄皆國子生女子子二人皆適名族孫男九人原礽康熙庚戌科進士候補内閣中書舍人原博州學生兆新國子生兆建兆封昭溥昭復府學生昭駿昭被孫女十有四人曾孫男女十人其子姓婚嫁之詳及墓地在所於例當書者先具太常公誌中以故畧不悉書嫌再告也銘曰

女惟其德不惟其才婉婉淑順亦曰艱哉夫人之賢實應禮經有不知者視而子孫子孫奮興為

王國禎夫人成之俾似前人築邱登登植檟如雲越百千世永從其君

敕封楊母吳太孺人墓誌銘

太孺人姓吳氏太學生諱某之女年二十歸於楊則太學生諱某之婦贈徵仕郎行人司行人諱某之配也贈公捐館舍者適九年而太孺人卒壽六十有八祔葬贈公之兆先是贈公之未病也豫自為誌銘且戒其子勿乞身後之文於諸顯者葢又八年而歿諸子遵行其志

惟謹及太孺人將祔然後冡子行人君率其仲季請予銘太孺人之藏予聞太孺人之訓諸子曰汝父嘗朂汝曹親名師謹交游敦天倫飭行檢戒惰媮節嗜欲勿絶書種勿墮先人遺緒汝曹尚以此數語書紳庶幾能有立矣行人君以

王事便道歸省太孺人又戒之曰官雖閒無負廩禄家雖貧無事干謁益其庭訓如此然則太孺人洵賢矣哉是宜銘按狀贈公家産僅及中人稍羸輒斥以施居平

勇於為善里中饑者食之寒者衣之疾病者捄療之嬰孺棄遺者收育之婦女自遠方流離至者贖還之其女兄之窮者無不恤也諸甥之孤露者無不撫也姻戚宗族之以緩急告者無不應也凡此皆太孺人與有力焉贈公每為一善太孺人必從旁相勸和往往盡傾橐中所儲終其身未嘗有吝色奉事君舅君姑以孝謹著降而承接贈公之女兄及公之諸甥情禮周至終其身未嘗有怠容以故里人既雅稱贈公長者每牽連太孺人

稱之以為善相君子也性尤儉勤垂老不輟女工有諫止之者徽哂曰吾非此意不愜也享年雖不甚永然及見兩子同時舉於鄉又及見冢子行人君以高第官於中朝躬被章服享有禄養歲時奉觴上壽合内外子姓連袂接踵登堂跪起者不下數百指其於洪範五福固已畧備矣此賢者之報也予觀贈公之自銘有曰生而自述之恥也死而人諛之亦恥也行不孚於人可畏也言不足以示後昆尤可畏也予銘士大夫家者多矣殆

不能無愧贈公之言故其述太孺人也惟采蕞其信而有徵者不敢用膚文勦說以誣太孺人倘亦贈公之志與子男三人泓康熙已未進士官行人淵與伯兄同年鄉舉頻上學教諭溥國子生子女子五人壻貢生華俶銅陵教諭秦汝泌秦準諸生華學潛國子生高大酉其許秦準者未嫁而殤孫男六孫女十三人曾孫男一人卒以康熙二十三年某月日祔以是歲某月日墓在姚灣祖塋之側銘曰

相夫於善訓子於學婦德母儀於焉卓卓伯也先翔遂登大逵仲也有聞尚其繼之我非良史慕古遺直銘此賢母庶秉直筆如贈公言戒為訣辭公而有知知之否耶

誥封王母張宜人墓誌銘

予既請告歸吾友王子貽上命予傳其伯兄考功府君越二年又傳其從父御史府君已又以書來告曰某用文辭累吾子者凡兩世矣今吾妻張宜人年甫四十而

歿其感悼不已願復以累吾子吾子其亦憐我而惠之銘以慰吾亡者而損吾悲乎予於是發書往唁之且讀貽上所撰行狀其狀里居世系曰鄒平宜人所生邑也前巡撫河南都御史諱一元者曾祖也都察院左都御史諡忠定諱 延登者祖也鎮江府推官諱萬鍾者考也李孺人其適母而宜人則景出也其狀生卒子姓曰前明崇禎十年六月某日今康熙十五年九月某日宜人之生卒年月日也有四子長啟涑例監生也次啟渾又

次㰱汸皆縣諸生而渾早殤者也次㰱沭甫五歲方呱呱而泣也其狀事實曰宜人之歸於我也年十四雖生長富貴而無紈綺金玉之好衣非數澣濯不忍易也上事王舅暨君舅君姑孝謹如一接姑姊妹娣姒和而有禮馭婢僕嚴而有恩終歲絶不聞譙呵聲兩大人皆喜謂新婦賢其炁成進士族黨畢賀宜人顧欿然無幾微見顔色宜人又舉次子渾兩大人愈益喜謂新婦能相夫有成且宜男子也先宜人之喪宜人治家益勤吾諸

姊妹歸寧宜人禮之視昔有加食飲服用之物纖悉周至諸姊妹嘗歎曰吾輩無母微弟婦無與歸矣此宜人之佐某操家政者然也同里徐隱君東痴貧且老冬無緼袍宜人出絮帛曰君得勿念徐先生乎曷以遺之官廣陵吾友許天玉北上以匱絶告是時橐中蕭然愧無以應也宜人笑曰勿慮因指跳脱示某曰此不足許君行李費邪舉以相授無吝色在京師與諸子為文讌四方人士輻輳邸舍宜人治肴核茗醴必躬親之不以委

臧獲有不給輒質簪珥不恤也此宜人之佐其禮遇賓客者然也已矣今而後不可復得也葢貽上之狀云爾予與貽上同舉會試又先後同官戶曹往予宦游時與貽上詩文杯酒相往來日夜無間其能知宜人之賢者宜莫如予予踰壯而喪其室衰顧視弱息穉女在側數浪浪涕下不可制其能悉貽上感悼之情者又當莫如予顧使予言之不如貽上自言為詳且到也使予代貽上言之又不如貽上自録其所欲言為尤嗚咽而歔欷

也故為次第行狀中語稍刪潤之而繼以銘曰

蕭艾敷榮芝蘭戕兮鶼鶼匹游鴛鸞傷兮懿哉宜人令德章兮曾是不延天難詳兮有邱巍然遠咎殃兮丸丸檟柏永青蒼兮夫君逢吉子孫昌兮爰勒貞珉示不忘兮

閔宜人墓誌銘

宜人閔姓中外皆名族其考與舅氏皆仕前明至大官既生長貴盛晚而又嘗從沂州公於官舍壽至六十有

三不為不幸矣然既歿幾無以斂將襲問飯含具徧搜其笥篋求銖金碎璣無有也沂州公夫婦之貧乃至是耶公本貴公子中歲浮沉公車逾二十年纔為縣於章邱又以非罪被劾方事急時所挪借兵餉若干兩有司日夜督之急不知所出宜人適家居盡斥其産以償而公始得歸歸而為姦民叩閽者所誣上官移諜江南索公置對捕者夜半到門老幼皆張皇走匿宜人內憂公獨涕泣辦裝握手與公訣

其事雖得白而宜人已驚恐被病矣公性豪邁喜賓客每交游在坐輒呼酒為笑樂而槖中實無一錢也宜人竭心力治具大半出典貸猶誡侍者勿使公知公有陂田三頃雖豐年然丐所入以佐徭賦供子錢猶不給闔門食指數十或正晝忍飢相視公搏手仰歎而已微宜人家人不得食也公又多疾屢愈屢發藥裹湯餌之屬皆資宜人宜人益憊而病已不可支矣是不死於病而死於貧也哀哉宜人始祖珪累官刑部尚書謚莊懿祖

其贈其官考宗德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宜人既歸而事君舅海南公最孝謹以不及奉其姑丁夫人歲時祭饗輒歔欷泣事平居治家斬斬有法撫庶出女一如已子中外皆以為難有男二人攸介才而夭元絅國子監生候選通判孫男四人份侃僎何皆元絅出先是沂州公猶未貧也順治初有族子酗酒與人路毆走訴公會是時方設織造侍郎於吳氣燄張甚而所謂機戶者尤橫族子與毆者是也其人知公瑟縮畏事謀借以中公遂

言於官欲拘公庭辱之必得賄謝乃已而公之家始落矣或語宜人以族子事者宜人怡然不屑也已而微哂曰自是吾夫婦命耳慎勿置齒頰間嗟乎吳中風氣浮薄父兄子弟爭一錢之積往往面頸發赤戟手相詬罵至終其身决絶不顧有棄千金如唾涕者乎若宜人者雖謂之丈夫女可矣公將卜某年某月葬宜人於某鄉某原顧語從子琬曰汝宜先期誌之於是詮次始末上諸公公復之曰汝措詞何惻然刺吾心也吾將誦諸帷

次每出聲輒淚涔涔下不能終篇也奈何於是又為之銘既以慰宜人且觧沂州公之悲云海南公諱某官至廣東布政使沂州公名某前明崇禎中舉人官至沂州知州銘曰

死生去來猶夢幻然無生無滅覺者實艱我惟宜人洞教與禪誦寫貝多其字累千了彼幻化洞抉根原心手口如詎假言詮食飲動息姑順世緣緣盡而行曾何戀焉老蠶蚩蚩吐絲自纒獨返於眞宜人則賢

堯峯文鈔卷十九